

我和许厚泽老师

许老师的籍贯是安徽人。我也是安徽人，在怀宁县的一个普通村庄里出生长大。从小学4年级开始，一直到1972年高中毕业，都处于文革灾难期间，无法好好读书。高中毕业后，在老家当了5年民办教师。由于自己文化底子薄，生怕误人子弟。因此无不刻苦努力，边学边教。1977年恢复高考，有幸被录取。1978年初进入淮南煤矿学院（现在的安徽理工大学）物理师资班学习。

本科毕业后，考上方俊院士和许厚泽研究员的硕士研究生。同期考入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一共有8人。李国营、张勇、王泽平和我都是方老和许老师的研究生。许国昌、王跃进和熊亚洲是周江文研究员的研究生。方明是韩天琦研究员的研究生。比我们更早进入测地所学习的师兄们还有陈雪荣、韩大仲和毛伟建等。

回顾起来，记得我们那一届的研究生录取过程比较长。第一次接到的不是录取而是复试通知，但招生简章里其实并没有复试这一关。入学后才得知，原来我们那一届参加报考测地所硕士研究生的一共有47人。其中不少人的考试成绩都不错，而录取名额只有4人。因此，所里又给科学院打报告，要求增加录取名额。后来科学院不但给测地所增加了4个名额，其中还可选派两名作为出国研究生。复试的科目只有外语，目的是为了确定出国人选。后来所里决定让方明去日本，我去德国留学。

当时国门刚开放不久。为了我去德国留学，许老师花费了不少精力。他先安排我学了一年外语。1983年，我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德语培训班结业后回到测地所，继续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。那个时候，和我同届的师兄们都已经开始了他们的硕士论文写作。李国营、张勇和王泽平的专业方向分别是粘弹性固体潮模型、有限元计算方法和负荷固体潮。许老师告诉我，国际上固体潮的理论研究方面，有两个后起之秀。一个是美国的John Wahr，另一个是德国的Jochen Zschau。他将送我去后者所在的德国基尔大学完成硕士学业，专业方向将由Zschau来选定。

1984年4月我来到德国基尔大学地球物理所留学。我的导师Jochen Zschau为我选的硕士专业方向刚好也是粘弹性固体潮模型。1986年完成硕士学业后，继续攻读博士学位。这之前，李国营在国内也考取了许老师的博士研究生。我的专业方向为地球三维结构对理论固体潮因子的效应。那时候通信不发达，国际交流主要靠书信。很晚我才知道，我和李国营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又不磨而合。这足以证明许老师对国际科研前沿的洞察力。后来，我们两人分别以不同的方法重新计算了固体潮因子的纬度效应，并修正了当时流行的由John Wahr提出的理论固体潮模型中存在的计算误差。

我在德国读硕博期间，经常在欧洲的国际会议上见到许老师。甚至我的许多德国专家朋友，如Manfred Bonatz教授、Gerhard Jetsch教授、Walter Zuern博士等，一开始都是通过许老师的介绍才认识的。许老师是我专业研究的启蒙和领路人。在生活上，我也处处受到他的关心和照顾。我出国后，我爱人在国内带着我母亲和不到半岁的儿子，三人靠她一人的微薄工资，挤住在一间十来平米的出租屋里，生活十分困难。许老师了解情况后，专门以测地所的名义给我爱人所在单位发函，请求照顾。结果，我们家破例分到了一套单位的福利房。我们至今对此感激不已。

1992年，我随 Jochen Zschau 教授一道加入在波茨坦刚成立了德国地球科学中心。我的专业方向也从固体潮转为地震学。大约从 2014 年开始，我差不多每年都回国讲学和作合作研究。每次都会去测地所向许老师汇报自己工作进展。许老师不光在大地测量和重力固体潮研究领域有很高的造诣和建树，对地震学研究也涉猎广泛，有自己独特的见解。他提出的一些地震大地测量学的想法，对我自己的研究启发很大，受益匪浅。很多年前，他就特别建议我认真探讨重力观测在地震预警中的应用。恩师的嘱托，不敢怠慢，最近在地震重力前驱波的模拟计算方面终于有所突破。

最后见到许老师是 2019 年秋，新冠疫情爆发前。我先在测地所作了有关地震重力前驱波的报告，第一次发现许老师这次不在场。此前，他已重病一年多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。报告会结束后，我去看望他和师母杨老师。这时，师母看上去身体不错。许老师虽然行动已不大方便，但精气神也还行。仍然是那么熟悉的开朗，谈笑风生。而后，我们一起去测地所附近的小餐馆聚餐。餐间，他还告诉我们大家，要争取活过 90 岁。大家都说，肯定没问题。

回到德国后不久，却传来杨老师于 2020 年 1 月 11 日不幸逝世的噩耗。师母的突然离世，对许老师打击太大。我和许多生活在海外的学子一样，多么想在那时回去看望一下许老师。无奈正值新冠疫情肆虐期间，都无法成行。

师母离世后，我和许老师的女儿许文颖（我们都叫她小名娇包）取得了微信联系，可以经常询问许老师的身体情况。今年 3 月，我正式从德国地球科学中心退休。单位为此专门主办了一个线上国际学术研讨会。许老师从医院的病床上参加了会议并发言。从视频上看，他那时的精神也还不错。发言如往常一样，思路清晰。到了 8 月初，娇包告诉我说，爸爸最近状态有点不太好。但万万想不到，仅仅过了不到一个月，就传来噩耗。作为他的弟子，特别是像我这样生活在海外的，无法在许老师病重的最后时刻送他一程，更是无比悲伤。

谨以此文悼念许厚泽院士。愿恩师一路走好。

学生汪荣江。

2021 年 9 月 1 日于德国柏林